

白狼擾夢記

白狼擾蓼記題叙

嗟乎參軍遭亂愴惻而賦燕城開府哀時蕭瑟而吟枯樹大抵時丁世梗
非親歷者不詳運值家屯乃言之爲有味等是驚弓之鳥望月先唬幾如
病葉之蟬因風輟響憫時局則萬方同概極艱危於九死一生意惻惻兮
銜哀魂搖搖而不定此吾讀白狼擾蓼記而不能不爲呂君咎予既驚且
懣也從來狼子無不野心自古覆巢未聞完卵而況地鄰楚豫正貪豺當
道之衝偏逢衛撤藩籬予猛獸可乘之隙家桃符而戶爆竹剛屆迎年唐
黃巢而漢赤眉無端入室戈鋌猝及身命俄頃呼聲與煙燄橫空頸血隨
雪花亂濺誰非人子卒罹肝腦塗地之傷頃刻室廬盡遭玉石俱焚之劫
君則幸全一家於雪窖屢危七尺於霜鋒雖云灰燼之餘難安幕燕畢竟

城門之火未及池魚。彼蒼蒼者。實施再造之恩。故冥冥中竟獲如天之福焉。坐看飽則颺去。無非東突西奔。起視慘不忍言。何止風號雨泣。一軍盡化。既蟲沙猿鶴之無分。四壁皆墟。比封豕長蛇而尤毒。故里已非。樂土人間何處。桃源兩戒。山河寧辭涉險。八公草木。儘有疑兵。於是籌密宵行。雲昏晝伏。東遊奉母。南渡携家。黃浦羈蹤。數載秋風之客。白雲回首一場春夢之婆。偶談天寶開元。龜年尚在。若問人民。城郭丁令全非。則是編也未嘗不可以當黃鵠之哀吟。紅羊之實錄。豈僅豆棚瓜架。助野老之談資。茗椀爐煙。供文人之遣興而已哉。歲在甲寅孟冬。泉唐萼僊李修梅拜題。

叙二

有真性情。乃有真文字。特非激於真境以發之。則不克歷久而常新。狼齟

中原蹂躪者溥矣。顧每得之傳聞。而失其真像。以受害者苦於心。無能宣於筆。卽宣矣。而不文。則亦祇供野老之咨嗟。罕動騷人之憑弔。斯亦境遷輒忘耳。呂君咎予。余故人子。蓄學能文。近讀所撰白狼擾蓼記。情真性真。而文字真。非惟一身之痛。定思痛。不敢忘其痛。且使後之讀者。千人萬人。接於目。觸於腦。而分其痛。是足貴已。余僑六安。與呂君望衡居。是役也。以先期避去。獲免。而祠宇廬舍。一炬蕩然。流離海濱。苟延殘息。每思泚筆紀之。愴怛間。竟不能就。今覽是編。由前觀之。則余之幸。而呂君之不幸也。由後觀之。則呂君之不幸。而幸也。是爲序。甲寅冬。淮南子翔甫何雲藻題。

叙二

甲寅冬。余薄遊曰下。訪友攬勝。遊興未已。復之海上。與同邑呂咎予先生。

遇於報社。識荊風塵中。傾心抵掌。歡若平生。越日造謁。先生褒白狼擾蓼。記出示發書。知爲先生出入鋒鏑手錄之筆。不禁喟然歎。愀然悲。泣然涕下。曰。蓼人不幸。蓼人不幸。膺此荼毒。幾亡一免狼匪。何心出此慘覈之行。焚掠刼奪。不留餘地。一似欃槍衡杓之氣。充塞鬱勃。噫。蓋亦尠矣。始余聞其說。不之信。繼耳來自蓼者。備述其詳。亦未必言果翔實也。今眎是記。不問其它。以先生虎口餘生。幾希一命。若廬舍器皿。若古玩什物。又若累葉蒐藏。宋明槧書籍。悉被殃及。以蓼地不收。如寢闕曝曬。不可須臾甯弗獲已。奉高堂。携兒女子。流離遷徙。避亂春申浦上。始信前聞不誣。不謂若是之烈。夫狼匪本豫產耳。豫俗稱獷悍。狼匪招納亡命。聚嘯岡巒。萑苻間如虎負嵎。莫之敢撓。常此密菁深林。神出鬼沒。雖精嫻戎略者。思欲擣其巢。

穴且不可得矧蓼。毗豫狼匪具覲。皖心順流而下。蓼成天然尾閭首當其衝。必然之勢。當狼禍方張。疆吏以亂請於政府。而棘門霸上軍若兒戲。不能指日盪掃。寇氛故蓼人受此莫拒之浩劫。豈不重可痛哉。狼匪卽賊目之化名也。豺狼成性。不自忖度。思圖大計。覲然自號白狼。西漢末銅馬青犢。高湖上江鐵脰大槍五旛五樓等賊。有以山川土地爲名。有以軍容強盛爲號。以狼爲名稱。蓋卽取軍容強盛者歟。卽謂爲狼之幻象。亦無不可。昔有西南夷。亦曰白狼。後尙慕義入貢。沐浴中國之化。胡狼匪仰屋而食殺人盈野。怙惡不悛。至於此極。必待天奪其魄。以速其亡。而後已。母乃有數存乎其間耶。竊計狼匪擾蓼之慘。情情節節。原原本本。非先生之筆不能記之。先生固蓼地寓公。使非目擊身受。從患境中得來。雖記亦不能若。

是之詳且盡是斯記也。誠堪爲信史矣。世之覽者幸勿藐爲稗官野乘也。可。鄉愚弟王丹師房甫謹題。

敘四

凡事非生當其時身處其境則語焉必不能詳言之必不能盡至所遇世運之興衰人事之得失則時也爲之非人之所能主也時乎承平雖智者不能作無謂之呻吟時乎患難雖賢者不能逃無窮浩劫時之爲義大矣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自達者觀之無古今無中外一而已矣。獨是身親而目覩之者爲可悲耳。咎予姪吾族俊才也。久居六安。癸丑白狼之亂。滿城烽火。荼毒殆遍。咎予百物蕩盡。子身走出。避居海上。痛定思痛。著白狼擾蓼記。以沈鬱頓挫之思。寫顛沛流離之狀。信筆直書。自成結構。識以鍊。

而愈卓文以窮而後工其所述之詳盡所語之悲痛雖目爲信史可也記云乎哉穰耒祖翼敘。

題辭

帝座無星兆亂胎。白狼除夕又興災。傷時庾信家何在。失路王孫語自哀。
人處窮愁增著作。天令危險鍊奇才。回思五十年前事。我亦紅羊浩劫來。
惡耗驚傳地軸昏。烽煙滿目走無門。凶星屢遇雄心碎。愛日方長白髮存。
扶漢虛名誇草寇。避秦何處訪桃源。倉皇文字猶留福。合郡同沾報告恩。

丹徒左酉山拜題

玉石崑岡一炬收。橫飛毒燄徧城頭。饑饉人肉渴吮血。白晝慘殺天爲愁。
虎兇出押誰典守。賊來不拒棄城走。國有常刑卽伏誅。無辜父老殃先受。
殘破家山一夕中。四圍烽火逼宵紅。三軍已化蟲沙死。無數生靈堪脰胸。
孤城斗大何從避。求生矧有妻孥累。廢井頽垣暫掩藏。猝膺鋒鏑無噍類。

呂生舉室瀕危境。一身生死爭俄頃。遭遇雖危卒獲安。安全寧謂非天幸。
雪涕重看舊室廬。先人堂構已爲墟。燼餘再檢無長物。却後何堪復里居。
樸被出門諸草草。板輿奉母先登道。出入林深菁密中。風聲鶴唳驚慈抱。
天涯何處是桃源。莽莽中原不忍言。未必神山猶海上。姑迴北轍易南轅。
年來喘息驚魂定。備話滄桑期共聽。嘉定三屠等慘傷。揚州十日同蹊徑。
吁嗟乎里乘蒼涼此一篇。重提從事杳如煙。猶聞野老江頭哭。回首枌榆
一惘然。歲在甲寅大雪後一日。六安榕卿聶宗義拜題。

我亦滄桑歷變更。不堪回首話皋城。君家幸有生花筆。寫出當年瑣尾情。
等是瘡痍待展舒。奉親倉卒出州閭。刼餘猶具痼癩抱。萬姓歡蒙乞賑書。

無爲孫瑞庭初稿

咎予先生著白狼擾蓼記一卷。以蒼潔奇警之筆。寫瑣尾流離之狀。展覽一通。驚心動魄。重以羅含舊宅等委荒榛。趙孝出奔。竟殘瘦介。根觸余懷。哀咽莫已。爰題一章。以誌慨。

烽火連雲熱。餘生寄涸池。一門邀幸福。百苦寫流離。世變竟如此。憂危胡所之。國殤悲却後。和淚一題詩。

同邑汪騫甫草

容易年年又歲除。居然安宴飲屠蘇。竭來滬海巢梁燕。追述皋城篝火狐。人事本來多變幻。世情何處不崎嶇。亂餘好叙天倫樂。此後遭逢盡坦途。

乙卯除夕題咎予姪白狼擾蓼記卷端蓮石祖植識

悲狼禍

調寄滿江紅

臘鼓鼕鼕剛除夕。歡騰家室堪喜。是萱榮桂馥。門庭清吉。增福共將椒頌。

獻報春競把桃符飾霎那間烽火燭天紅狼氛急屠戮慘驚魂魄彈雨落轟雷霹看通衢華屋盡成灰礫老幼風餐兼露宿不禁血淚胸前滴嘆一枝何處是安居能容膝

祝鶯遷

調寄涼州令

喬木高柯展嘒嘒鶯聲初嚶幽居新卜浦江濱兩三間屋地僻囂塵鮮任他世局風雲變鎖日門常掩滿腔心事誰遣閒尋故紙堆中簡曉起親柔翰江郎筆花璀璨書成孤憤念家山淒涼哽咽不盡滄桑感低回往昔休嗟嘆且把愁懷散棋枰一局時鏖戰金樽斗酒清歌慢

姪孫美璟倚聲

白狼擾蓼記書後

嗟呼。吾人顛沛流離。以及死亡疾苦。自達者觀之。鮮不曰有數在。要之切膚之痛。噬臍之患。非身當其境。則不知其苦。有令人不能忍受者。亂離時。饑寒奔走。無論矣。倏爾刃加於頸。倏爾鎗準諸腹。縱有能力。無從施展。計惟置死生於度外。以聽之螻蟻。尙且貪生。豈含生負氣者。而反作此痴想耶。然亦萬不得已之極思也。殆事過境遷。回想危疑驚懼之事。亦不知爾時何以得脫真耶。幻耶。卽撫衷自問。亦覺迷離惘恍矣。憶余妻孥於辛亥八月武昌出走時。余在荊門。郵電不通。意謂妻孥定遭慘劫。且余斯時公私交迫。百感叢集。眞有不願人世之想。如是者將匝月。後有不知名姓者。發一電告余家屬赴滬。余讀此電。愁腸又復提起。蓋死則已矣。生則又當

如何。隨將經手事理訖。匆匆赴漢。適武漢交鋒。礮彈隔江互擊。不能渡江。一偵音信。繼念既然家屬赴滬。不如下駛。及抵申。始悉妻孥經內弟孫君鶴儕安頓完好。余心始釋。次春余赴鄂。始將書籍服物取出。然據妻孥云。當時出走時。搭江寬輪船。幾無一插足地。忍飢五日。甫抵滬。亦云苦矣。惜妻孥所受之苦。不能筆述。余縱思代述。亦莫能詳。今讀族大父咎予白狼擾蓼記。諸色慘狀。皆係歷歷身親之事。有觸余在鄂出走之苦。故略爲叙述。竊願讀斯記者。當與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諸書參看。慎勿以尋常小說讀之。徒以解睡魔也。甲寅冬初姪孫美璟頌廷甫謹識。

白狼擾蓼記

旌德 呂咎予 撰述

皖北六安古蓼國地。介楚豫之交。山環水抱。形勢蟠結。而土地肥沃。物產豐阜。爲鄰邑冠。余家由旌德徙居六安。曆數世。余生於楚。弱歲育於外家。逮侍先人。相率隨宦四方。而吳而豫。而燕趙。而閩越。馬背船唇。歷蹟幾遍。少孤。早客橐筆。馳驅泊前清末造。中遭困阨。橫逆顛倒。罔所申訴。庚戌秋。從白山黑水間。僑寓金陵。不預聞世事。辛亥夏杪。逆知時變。紛乘盡室歸隱。幸蓼城有老屋數椽。遺書滿架。奉親課子。杜戶韜匿。匪特澹泊可甘。亦冲放自適也。不圖癸丑歲闌。白匪寇六安。百雉之內。悉變坵墟。比鄰之氓。半登鬼錄。故廬所有一例蕩然。

矧余於萬無一生中得生余家。且於萬不得聚時得聚。天歟。人歟。幻耶。夢耶。亂後竄跡淞濱。骨肉團處。痛定思痛。始足以誌其痛。適病疴新起。偶追憶當日旣亂始末。此離狀況。拉雜筆之於書。不日成帙。劍南流落。傷杜老之無家。溟澥蒼涼。悵燕城而作賦。是斯記也。亦卽昔人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之遺意云耳。能不悲哉。能不悲哉。

夏政癸丑十二月初旬。舅氏壽縣孫北垣先生逝世。余在六聞計。於月之十八日叩喪壽春。不數日。忽傳豫匪白狼。宣布通告。有年底至六度歲之耗。自辛亥改革以還。四處人心浮動。杯弓蛇影。憑虛構辭。時有所聞。且內地交通不便。外埠新聞紙類非一來復不得。寓目偶有警電傳來。官廳嚴

守秘密不爲宣布。是但知白匪遠在豫省。據險負固。未出巢穴。又屢聞北方軍隊正在協力兜剿。何能遽竄皖境。表姪孫覲侯留余度歲。余亦以舅氏殯期。已諷定甲寅正月杪。擬卽小住。屆時當執紼助葬。藉盡渭陽永訣之情。嗣以余母函促歸理年終瑣務。遂不敢留。乃於二十五日侵晨。撰書輓聯。懸舅氏靈座。哭奠既畢。假裝旋六矣。聯云。

不相見已十年。記春初。重覲慈幃。老淚婆娑。動憂家國。

奉手書。方六日。忽歲晚。驚傳噩耗。漫天風雪。來哭州門。

六安距壽縣一百八十里。土人云。南州到北州。二百大出頭。言其里程較長也。今均改州爲縣。陸行剋期三日可到。水程自正陽關以上。入六安之淠河。淠流全係沙底。冬季水淺灘現。舟行迂緩。余乃僱肩輿由陸遄返。所